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輕寄柬 斷情根午夜獨吟詩

話說荷生，日來軍務正忙。忽晤小岑，說原土規偷園請客，十分驚愕，說道：「那偷園平日，不是他們走動的地方！」後來小岑說的千真萬真，荷生總不相信，特請了劍秋來。劍秋一見面，也怪采秋，說道：「偷園聲價，從此頓落了！」荷生一肚皮煩惱，默默不語。劍秋隨接道：「這其間總另有原故。他們那一班人，素與採秋是沒往來，祇是這一天的事如今都傳遍了，還能夠說是謠言？」小岑道：「望伯很得意，說是人家花了幾多錢，也不過如此鬧一天。」荷生聽著，心上實在不舒服，便說道：「算了！從今再不要題起『偷園』兩字吧。」說著，就將別的話岔開，無情無緒的談了一會，二人也就去了。

此時日已西沉，荷生送出二人，也不進屋，一人在院子裏踱來踱去。一會望著數竿修竹癡立，一會又向著那幾盆晚香玉徘徊。直到跟班們送上燈來，青萍請示開飯，荷生纔進屋裏，說道：「我不用飯了，你將荷葉粥熬些。」便到裏間躺下。

好一會，門上送上公事，荷生起來問道：「有緊要的軍情麼？」門上回道：「沒甚緊要的。」荷生道：「我明天看吧。」門上答應退出，荷生就擱在一邊。青萍回道：「荷葉粥熬好了。」荷生道：「我肚裏不餓，停一會吃吧。」遂出來堂屋，又是踱來踱去。忽然自語道：「撒開手罷了。」青萍大家都在簾外伺候，也不曉荷生是甚麼心事。祇聽得轅門外已轉二更了，便掀簾進來，請荷生用點粥。荷生叫端上來，就在堂屋裏吃了，也不叫添。青萍回道：「老爺不用晚飯，添些嗎？」荷生惱道：「不用了！」青萍不敢再口。跟班送過漱口壺、手巾，荷生祇抹了臉，口也不漱，便起來向裏間去了。一會，叫：「青萍！」青萍答應進來。祇見荷生盤坐一張小榻上，問道：「有甚麼時候了？」青萍回道：「差不多要一下鐘了。」荷生道：「遲了。」便叫跟班們伺候睡下。

次日，青萍起來，走進裏間，見荷生已經起來，披件二藍夾紗短襖，坐在案上了。青萍愕然，招呼跟班，照常打疊鋪蓋，打掃房屋。青萍伺候荷生洗過臉，正要端點心上去，祇見荷生檢出一張薛濤箋，放在實上，翻開硯匣，磨了濃墨，蘸筆寫完。取過一個紫箋的小封套，將詩箋打個圖章，折疊封好。寫了「偷園主人玉展」六字，便叫：「青萍！」青萍卻早在案傍伺候。荷生將柬帖兒遞給青萍，說道：「送到偷園，就回來吧。」荷生也不用早點，轉向床上躺下，徑自睡著了。

且說采秋，連日盼望荷生，兩天卻不見到。當下晨妝初罷，紅豆剪一枝素心蘭，笑吟吟的掀開簾子，說道：「這花也解人意，前兩天纔抽四五箭，今天竟全開了。我剪一枝給娘戴上，也不負開了這一番。」采秋也自喜歡，向著花領略一回，就接過手，對著鏡臺正要插在鬢邊。忽見小丫鬟傳進柬帖，說是韓師爺差人送來的。採秋便將蘭花放下，親手拆開一看，卻是兩紙詩箋，上寫的是：

風際萍根鏡裏煙，傷心莫話此中緣！  
冤禽銜石難填海，芳草牽情欲到天。  
雲過荒臺原是夢，舟尋古碣轉疑仙。  
懊依樂府重新唱，負卻冰絲舊七弦！

紅豆在旁，見采秋看了一行，臉色便覺慘然。再看下去，那眼波盈盈，竟弔下數點淚來。紅豆驚疑，遞過手絹。采秋也不拭，直往下看，是：

搔首蒼茫欲問天，分明紫玉竟如煙！九州鑄鐵輕成錯，一笑拈花轉悟禪。虛說神光離後合，可堪心事缺中圓。《陽春》乍奏聽猶澀，便送商聲上四弦。看畢，將詩放在妝臺傍邊，將手絹拭了淚痕，沉吟一會，那淚珠重復顆顆滾下汗衫襟前。

紅豆急著問道：「娘！怎的？那信是說甚麼話？」采秋也不答應。紅豆呆呆的站了一會，將手向鏡臺邊白磁面盆擰乾手巾，擱過一邊。把臉盆捧給小丫鬟，叫他換了水，仍放妝臺邊，持上手巾，展開，遞給采秋。采秋接過，有半盞茶時候，纔向臉上略抹一抹，也不遞給紅豆，自行擱下盆中，就問道：「是誰送來的？」小丫鬟道：「是常來的薛二爺。」

采秋又不言語，半晌纔說道：「叫他等著，我有個帖兒給他帶去。」那小丫鬟便跑出去吩咐。一會，小丫鬟回來，說道：「外頭說，薛二爺交過柬帖，沒有坐，早就走了。」采秋默默不語，兩眼眶汪汪的淚，又一滴一滴的落下來，瞧著紅豆，說道：「這枝蘭花，插在瓶裏去吧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拈著詩箋站起身來，推開椅，移步至裏間簾邊，自行掀開簾，將詩箋擱在枕畔簪盒，斜躺著嗚嗚咽咽的哭。

紅豆跟了進來，要把話來勸，卻不曉得為著何事，想道：「娘平日再沒有這個樣兒，到得懶說話，我們就曉得他煩惱了。再不想今天，會如此傷心，到底這韓老爺的柬帖兒，是講些甚麼在上頭呢？」紅豆又不敢叨絮，祇急得也要哭。小丫鬟等更躡手躡腳的，在外間收拾那粉盒蓋蓋，不敢大聲說一句話，倒弄得內外靜悄悄的。

早有一個點丫鬟，暗暗的報與賈氏知道。賈氏剛纔下床，聽丫鬟這般說，也不知何事，便包上頭帕過來。采秋見他媽來了，轉把眼淚擦乾，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我起來一早晨了，還沒有看媽去，你卻遠遠的跑來。」

賈氏見他眼眶紅紅的，便說道：「我的姑娘，是那一個給你氣受？你竟哭了這個樣兒！」便上前攜著采秋的手，說道：「清早起來，也不穿件夾的衣服！」采秋便勉強笑著道：「起來是穿件春羅夾小襖，因是梳頭，纔脫了。我那裏哭？媽平日見我哭過幾回哩。」

紅豆掀開簾子，在門邊伺候。他母女二人就進房來，賈氏坐下，說道：「韓師爺好幾天不來，今天卻送甚柬帖兒，叫你這樣苦惱？」采秋道：「他做了兩首詩，要我和韻，我卻沒來由去苦惱，難道是怕做不出詩來麼！」轉說得賈氏和紅豆都笑起來了。采秋也就笑道：「媽，你沒有梳頭，我今日卻和你梳個頭吧。」於是笑嘻嘻的拉著賈氏，到妝臺前坐下，替他篦了頭，盤了一個髻。說說笑笑，擺上飯來，吃了。又邀賈氏，同去看看蘭花，便過賈氏這邊來坐，到午正纔自回去。賈氏見采秋，這大半天喜歡得很，便不說長道短。

轉盼之間，早是七月初四五了。這日，小岑、劍秋乘著晚涼，都來看視荷生。荷生談吐，全沒平時興會。兩人談及偷園，荷生便無精打彩的說道：「我們講我們的話吧。」小岑、劍秋遂不提起。

後來，劍秋提起那天所言秋痕逃席一事，小岑不曾講完，要他接將下去。小岑祇得將自己領著秋痕、丹翬的情狀說了。說得劍秋、荷生都笑起來。又說闖入汾神廟西院，秋痕見了癡珠聯句。

荷生等不得說完，便問道：「這癡珠，可姓韋麼？」小岑道：「可不姓韋！你也該曉得這人。」荷生便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「他甚麼時候來的？他雖比我們早些出山，究是我們一輩。」就將花神廟、蘆溝橋兩回相遇，及長新店打尖，見壁問題的詩款是「韋癡珠」，因疑兩番所遇就是此人，一路想趕著他，竟趕不上，講了一遍。就說道：「我至今心上還是耿耿，如今相見有日了！」便哈哈的笑。

劍秋道：「我聽見武營里公請一位師爺，住在秋華堂，也疑就是此人。」小岑道：「不錯！」遂將那日心印所說，癡珠此來情事，及遇著李夫人的話，復述一遍。

荷生大喜道：「早上李謾如正下帖，請我秋華堂，我為著官場私宴，向例不去，且近來心緒不佳，想要辭他。這樣說來，卻要破例一走。」就向跟班要過李家請帖，遞給二人看，道：「不是『席設柳溪秋華堂』麼？」又向跟班問道：「初七這一天，李大人請幾個客？營里公請的韋師爺，就住在秋華堂，想必在坐。你們再探聽著。」跟班答應。荷生當下很喜歡了。二人復閑話一回，也就散去。

荷生送二人去後，見新月東昇，碧天如洗；滿庭花影，裊裊婷婷。寓齋光景，正自不惡。惟心為事感，便覺景物如故，風味頓

殊。便步入裏間，四顧寂寥，無人可語。因想起芙蓉洲與采秋日成眉語，何等綢繆。曾幾何時，而人是情非，令人不堪回想。因喚青萍焚起香篆，磨墨展箋。荷生提筆，寫出《采蓮歌》四首道：

隔水望芙蓉，美蕖紅灼灼。  
欲採湖心花，祇愁風雨惡！

今日芙蓉開，明日芙蓉老。  
採之欲貽誰，比儂顏色好！

扁舟如小葉，自弄木蘭漿。  
驚起鴛鴦飛，有人拍纖掌。

誰唱采蓮歌，歌與儂相接。  
珍重同心花，勸依莫輕折。  
寫畢，朗吟一遍。意猶不盡，又取一箋。青萍剪了燈花，見荷生提筆就箋上寫相望曲三字，復另行寫道：  
相望隔秋江，秋江渺煙水。  
欲往從之遊，又恐風浪起。

相望隔層城，居城不可越。

中宵兩相憶，共看半輪月。寫畢，又朗吟一遍，向青萍笑道：「你懂得麼？」青萍不敢答應。

荷生便將采蓮歌再看一看，說道：「出水芙蓉，晚風楊柳，我自謂似之。祇鎮日是你們焚香捧硯，好不辱沒詩情也！」青萍碰了這個釘子，卻不敢走開。消停一會，伏侍睡下。

荷生因想道：「香山垂老，身邊還有樊素、小蠻；蘇東坡遠謫惠州，朝雲也曾隨侍。我如今決計買一姬人，以銷客況吧。」又想到：「倘有機會，能夠無負紅卿夙約，這也遂我初心。祇是采秋如此，紅卿可知。況人別三年，地隔千里，我不負人，正恐人將負我！」輾轉一會，又憶起日間，小岑說的韋癡珠來，因想道：「人生遇合，真難預料。咳！去了一個杜秋娘，來了一個韋蘇州，我客邊也算不十分寂寞了。」

看官聽著：荷生這一夜，不特將采秋置之度外，即紅卿也置之度外，又曉得癡珠指日可以相見，便像得道的禪師一般，四大皆空，一絲不掛，呼呼的睡著了。正是：

腸熱翻成冷，情深轉入魔。

迢迢蓮幕夜，曲唱惱公多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